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家將 第三十回 開關獻城渠魁受戮 重修舊好班師還朝

黃金玲活捉了薛應龍，非常高興。回到繡樓，手托香腮，一個勁兒發愣。有個丫鬟叫春枝，是貼身丫頭，跟她像姊妹似的，說話也不避長短。她看出姑娘有心事，春枝一笑：「姑娘你怎麼了？打了勝仗怎麼還不高興？」，「別說了，勝仗敗仗都有什麼用啊。」，「看你說的，總比打敗仗強。比如說眼下我們的關叫人家攻下來了，那多嚇人哪！你不一定得愁成什麼樣呢。」，「死丫頭別胡說，要叫元帥知道非割你的舌頭不可。」，「喲，當著元帥我也不敢說呀。姑娘我給你說點事。」，「什麼事？」，「這……我還不敢說。」，「哎呀你說嗎，到底什麼事？」，「你開兵見仗的時候，元帥正給你觀敵，突然來了幾個人，是從國都來的，跟大帥打了個招呼，我聽說送來封信，是大元帥蘇寶童給我們元帥的，信裡說是給你提親的事。」黃金玲一聽條地就站起來了：「給我提親？給誰提呀？」，「好像是說哈密國的國王要娶你為妃，蘇寶童從中為媒，這半天就要下彩禮。」黃金玲聞聽此言，臉刷地就變色了，心想：哈密國的國王我見過，這個人長得就像個大蛤蟆成精一樣，滿臉都是大騾皮疙瘩，已經六十歲掛零了，妻妾成群，怎麼想到我頭上了？這事一定是壞在蘇寶童身上了，他想要在國王面前買好，拿我當了犧牲品。這一下把她氣得渾身栗抖：「春枝，老爺怎麼說？」，「聽老爺的意思沒明確表示，等當面再議。」黃金玲一合計，這事要壞，我爹無非是一個關城的元帥，論地位、勢力和蘇寶童都是天壤之別，蘇寶童是六國聯軍的元帥，在國王面前說一不二。另說另議，肯定得答應他，要是把彩禮拿來我就完了，我怎麼能嫁給那糟老頭子？黃金玲越想越窩囊，趴在桌子上就哭開了，把春枝急得直冒汗：「姑娘你別哭啊，你要有個好歹的，我可吃罪不起呀，我嘴賤不該說。」，「你說了對，要不我還蒙在鼓裡，說實在的我不希罕那王妃娘娘，不願嫁給那糟老頭子。」，「姑娘，這個事要決定下來你怎麼辦呢？不樂意也得樂意。」，「不，現在我就找個丈夫，把我的終身定下來，到時候就改變不了啦。」，「姑娘你怎麼淨說傻話呀，找個男人是那麼容易的？過去給你保媒的都叫你拒絕了，現在冷鍋抓熱饅頭上哪兒找去？」，「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。」，「姑娘你這是指什麼說的？」，「春枝呀，有話我就跟你說，你是我的好妹妹，我現在相中了一個人。」，「誰呀？」，「就是被抓來的那個白袍小將薛應龍。」春枝一聽傻眼了：「那哪行啊？兩國的仇敵呀，你能許配給他嗎？」，「我正在想對策。一會兒你派個心腹人到樓下給我放哨，如果前廳來人要隨時報告我知。」，「這你放心吧，我已經派了人了，前院來人咱隨時都能知道。」，「另外，你拿上牢房的鑰匙，傳我的命令，把一個叫程千宗的提上樓來，我要與他商量。」，「那好吧。姑娘你可想好啊！」，「你去吧。」

春枝拿著鑰匙，帶了幾個女兵，來到牢房門口，巡邏的哨兵見是姑娘的貼身丫鬟，不敢怠慢，問道：「你們有事嗎？」，「奉小姐之命來提犯人夜審，」說著她拿出了鑰匙。哨兵一看，不敢阻攔，嘎蹦一聲打開大鎖，咯吱吱，把鐵門拉開，一股潮氣直衝鼻子。這是一座水牢，有個大池子，擺著一溜椿樑，牆上釘著環子，被抓這幾個人都在水牢裡泡著，水深過肚臍。春枝進了水牢一查，一共六個：「你們誰叫程千宗？」春枝這一叫，水牢裡六個人都愣住了。原來竇一虎、薛應龍先後被投入水牢以後，眾人無不難過，惟有程千宗與眾不同，說什麼他們老程家都是福將，只要有他在，管保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，保眾人平安無事，還可建立奇功。他正在擺和，丫鬟進來提人，指名叫他，眾人怎不吃驚？程千宗則朗聲應道：「我就叫程千宗。」，「那好吧，我就提你。來人，把他放出來。」進去幾個人在水牢裡把他解開了，連抓帶拽把他提出水牢又捆上了。羅章等人不知怎麼回事，一個個發愣暫且不表。

丫鬟春枝又把水牢鎖好，拎著鑰匙，押著程千宗來到繡樓，一看他身上水淋淋的，給他解開一隻胳膊，讓他把褲子上的水擰了擰，靴子裡的水倒了倒，然後帶到樓上。

這陣黃金玲的決心已定，想了個完整的方案，讓丫鬟們把樓上收拾乾淨，擺一張桌，桌上羅列杯盤，放一些好吃的，還有兩壺酒。這時候春枝上樓：「小姐，帶來了。」，「嗯。為了防備萬一，你再叫八個老媽兒拿著繩子、兵刃，在兩旁伺候。」時間不大，八個老媽兒先上來了，都是三十多歲四十來歲的悍婦，每人都是斬馬刀雙手帶，在兩旁伺候，接著把程千宗推進屋裡。程千宗一看，這是閨房啊，還擺著酒席，站著打手，既不像請客，又不像夜審，這是要幹什麼？程千宗站那直呆呆發愣，黃金玲站起來滿面陪笑：「請問你是不是叫程千宗？」，「對呀，咱倆交過手，我都報過一回名了。」

「程將軍，很對不住，你受委屈了。」程千宗一聽這話有意思，這不像敵對的敵人，給我陪禮認錯了，當時把腦袋一晃：「沒關係，大人不見小人怪。姑娘你別往心裡去，我這個人就是肚量大，不咎既往。」，「那就好，程將軍請坐。」，「坐就坐。姑娘你這是什麼意思，客人還有綁著的嗎？」，「我現在就給你鬆綁，咱可把醜話說到前邊，咱們是談話，可不是動武。把你解開出於對你的相信。如果你要耍花招，準備逃跑或者動武，你可自找苦吃。」，「姑娘你放心吧，我不是那種人。」黃金玲命人給他解開。程千宗活動活動四肢，找了個寬敞的地方一坐，丫鬟先給敬茶，然後把筷子擺上來。黃金玲想：事在緊急，不能再拖延了，衝著春枝一使眼色，八個老媽兒退到外邊，隔窗聽著，暗中保衛。黃金玲腰間懸劍，晃魂鈴在手裡拿著，這才說道：「程將軍，你知道我把你找來有什麼事嗎？」，「這我可不知道，姑娘你有什麼事？」，「唉！這話本不應該跟你說，但是今天不說不行了。我祖上原是山西人氏，我爺爺因遭奸臣陷害，被楊廣屈斬，那時是太原侯李淵的監斬官，只有我爹隻身逃出，全家三百餘口都慘遭殺害。我父逃到西涼，誓與中原為敵，大唐建國後還與唐軍數次見仗。但是自高祖駕崩，貞觀天之登基以後，大唐國泰民安，我父對唐朝的看法也有改變。再說水流千里歸大海，樹高千丈葉落歸根，我們也想回到中原。這次蘇寶童無故興兵，我爹是被迫參加，我也不願意打。有心降唐，又怕唐營不納。」姑娘說到這掉下了眼淚。程千宗一聽就蹦起來了：「你要歸降大唐？」，「正是。」，「太好了。姑娘，識時務者為俊傑，你這麼做叫棄暗投明。這是真的？」，「這種大事哪能開玩笑？這是發自我的內心，有天可表。」，「妥了，姑娘你什麼時候歸唐？」，「我把你請來就是為這個事，跟你商議商議。」這回程千宗來了勁了，准知道不會死了，他把腰板兒拔得筆直，把眼前那碗香茶喝乾了：「姑娘你說吧。依我看越快越好，夜長了夢多，我說你現在就歸唐，唐營保證歡迎，你還可做大官。」，「官不官沒有關係，不過我有個條件。」，「什麼條件？你快說吧。」，「程將軍，有道是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我年已不小，到唐營得有個依靠，若不然我以後投奔誰呢？」程千宗一聽就明白了：「姑娘，你想得很周到，應該這樣。我們唐營之中眾位小將，不知姑娘看中了何人？」，「就是來的那個小伙子薛應龍。」程千宗拍手叫好：「好，好，真是郎才女貌，天地一雙。姑娘，你是不是有意請我為媒呀？」，「正是此意。」，「行了，這沒說的。從我爺爺那輩兒就愛管這些事，他沒少給人家保媒，到我這輩兒也是如此，這事就交給我了，薛應龍不樂意也不行。」，「你有把握？」，「差不多吧。不過我是個性急的人，姑娘能不能把薛應龍找來，咱三頭對面把事說清？光跟我說恐怕這事還不好辦。」，「那好吧，我現在就派人去請。春枝，拿鑰匙去把薛將軍請到這來，有人要問就說我提審。」

時間不大，薛應龍也被帶到了樓上。他雙背倒剪被押進屋裡，見小磕巴嘴在那坐著，連吃帶喝，再看這屋裡頭也不像審訊的樣子，薛應龍就愣了。程千宗站起來說：「應龍啊，你也別愣著了，乾脆我給你解開綁繩，你坐下，可得聽叔叔我的。你是個小輩兒，要不聽我可打你。」當時綁繩解開，薛應龍就問：「叔叔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，「一會兒你就明白了。我告訴你，我這個人慫不住事，剛才黃金玲姑娘把我請來，打算歸順咱們大唐，並且以身相許配你為妻。」，「啊？那可不行。」薛應龍當時把眼一瞪：「叔叔，別的事都好辦，這事不行，臨陣收妻有掉頭之罪。」，「待著，又來勁了，跟你爹一樣，什麼臨陣收妻掉頭之罪，這裡邊還有道理、有原因哩，你聽我說完。」薛應龍坐下了。程千宗把事情仔細講了講：「應龍啊，你要答應這個婚事三全其美，一你盡了忠，姑娘許配到你的身旁可以獻出駱駝嶺，這你多大功勞；二她能幫助咱們倒反西涼；第三你把大伙兒的命救了，元帥怎麼能怪你呢？這怎麼算臨陣收妻呢？」，「不行啊，就是我願意了，還怕我娘、我爹他們不願意。」，「那包到我身上了，你別管別人，

你樂意不？」程千宗說到這，就用腳踹薛應龍，用手掐薛應龍。薛應龍一看程千宗這態度就明白了：「姑娘在這，我也有什麼說什麼，婚姻大事必須由父母做主，我不敢抗命。就是我答應了，他們能不能答應，我心裡沒底。」，「你答應就行，那方面由我說去。」黃金玲一句話沒說一直在聽著，聽完了讓人把薛應龍暫時送回水牢，又問程千宗這事怎麼辦。「姑娘，這不妥了，當面纔對面鼓，把事說清楚，我那姪兒也樂意了，不過我們大唐朝軍令甚嚴，無論如何得給元帥打個招呼。」，「那怎麼打招呼呢？」，「姑娘你相信我不？要是相信我，我給你出個主意，保你滿意。」，「是嗎？那就把你的主意說一說吧。」，「這樣行不行？你先把我就放了，我回到唐營，見著我爺爺程咬金，再見著我們的大帥，把你這意思都說清楚，我們樊大帥一點頭，這事就算好了，她要不點頭，我答應沒用啊。」黃金玲一想是這麼回事。她點頭說道：「我相信你。你什麼時候回去？」，「越快越好，最好今天晚上就把我放走，明天你就能聽著信兒，記住啊，明天，也許早晨也許中午，最遲天黑以前你能聽著確信兒，行不行？」，「那好，咱一言為定。」黃金玲又與程千宗商議，讓他男扮女裝，混在女兵隊中，黃金玲再以巡城為名把他帶出城外。商議已定，程千宗立即改換裝束，把盔甲、兵刃包在包袱內。一切準備就緒，黃金玲這才趕奔帥府向爹爹請令查城。黃奎一聽搖了搖頭：「你何必多此一舉呢？查城的人有的是，你要不放心，為父另派旁人。」，「爹爹，別人我都不放心，還是我自己溜達溜達，要不親自看看，我連覺都睡不著。」，「真是孩子脾氣，那好吧。」

黃金玲接令在手，心裡一陣高興，馬上點了二百名騎兵在前邊開道，她帶著眾丫鬟離開了駱駝城。來到關前一看，黢黑黢黑的，往遠處看是大唐的連營，就見連營裡邊點點燈火。黃金玲假意在關外溜達了一圈兒，把騎兵支開，把程千宗叫到眼前：「程將軍，咱們一言為定，請你快走。」，「就這麼的了。你給那幾個代好了，明兒個咱不見不散。」一催坐馬，程千宗一溜煙沒影兒了。黃金玲有九成信，還有一成不信，心裡七上八下，回到駱駝城專候信息。

程千宗隨黃金玲離了駱駝城，來到城外，二人分手，快馬加鞭回到唐營。守營的軍兵喊道：「站住！幹什麼的，再往前走就要開弓放箭了。」程千宗到此時心才放下，他一勒戰馬：「你們吵吵什麼？看看誰回來了？將軍大人回來了，快給我爺爺送信兒。」

當兵的提著燈籠過來一看：「你怎麼穿一身女人衣裳？」，「各有所好，我一高興就穿女的衣服，你管得著嗎？」當兵的也不敢多問，趕緊撤掉鹿角，打開營門，搭上跳板，把程千宗接進大營。程千宗進營便奔向中軍寶帳。

程咬金這會兒還沒睡呢。他好似懷裡揣著二十五隻小耗子，百爪撓心哪！戰局不利，六將被俘，怎向皇上、元帥交代？老程正在發愁，當兵的報導：「程將軍回來了！」老程噌就站起來了。程千宗剛跑進大帳，眾將也聞訊趕來。老程眼睛一亮：「你怎麼回來的？快給我講講。」，「爺爺您別著忙，等我喘口氣。」他把女人衣服脫下，又咕嘟咕嘟喝了一碗水，這才把城裡的事如實講了一遍。程咬金聽完捻髯大笑：「孩兒啦，聽你這麼一說，一天的烏雲都散了，只要城裡這些小哥兒們沒事，我老頭子的心就算放下了。難得遇上黃金玲這樣深明大義的女將。」，「爺爺，人家明天就聽信兒，您看怎麼辦？」老程一琢磨，這事得請示元帥，自己做不了主。可是元帥現在沒來，怎麼決定呢？程咬金對程千宗說：「你先下去休息吧，明天元帥來了再說。」程千宗下去跟小哥兒們在一塊兒閒談。

剛過頓飯工夫，藍旗官報導：「報！元帥大兵到。」，「離這多遠？」，「不到五里！」，「接！」老程心裡真高興啊，真是來早了不如來巧了。他亮全隊接出轅門，剛剛站好，元帥的大隊就開到了。正中央繡旗之下正是大元帥樊梨花。上垂首太子李治，下垂首十寶大將薛丁山，皇上李世民隨著後隊。樊梨花接到老程搬兵的書信後，知道駱駝嶺前展開激戰，戰爭打得挺不順利，她有點不放心，把後事料理完了，便點起雄兵十萬，來到駱駝嶺。和程咬金見面之後，來到中軍大帳，元帥把一切全安排好了，這才把程咬金請到面前，詢問駱駝城的一切。程咬金把大嘴一咧：「元帥，給你道喜了，事情是瞬息萬變哪！」，「老人家，這喜從何來？」，「你讓千宗給你講講。千宗過來，給元帥說說。」，「來了。元帥，是這麼回事。」程千宗又把城裡的事講說一遍。薛丁山聽罷一皺眉：「恐怕此事不好辦。這個黃金玲是什麼人？張嘴就許親，可靠嗎？」樊梨花一笑，心說你這個人就愛多疑，這有什麼不可以的？她這駱駝嶺保不住了，這姑娘深明大義，又是中原人，如果獻關投降人家依靠何人呢？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她只好這麼辦，所以才以身相許嫁給應龍，這有什麼奇怪的？樊梨花問道：「千宗，你跟她怎麼定的？」，「我定的是明天聽信兒，也許早晨也許中午，最遲不超過天黑。」，「好，你立下首功一件，明日中午我就領兵亮隊跟黃金玲見面。」，「那太好了，我再出面給你們介紹介紹。」

次日天明，大家吃過飯以後，又把這件事重新計議了一番。早飯過後，皇上也到了，又是一番迎接。天到中午，大元帥樊梨花吩咐亮全隊。盲中炮響三聲，三萬軍兵列開旗門，樊大帥親自出馬討敵罵陣。駱駝嶺的探馬報進帥帳，黃奎一聽樊梨花來了也是一驚，趕緊把女兒找來：「丫頭，你看此事應當如何？樊梨花親自討敵罵陣。」黃金玲一聽心裡高興，心說爹爹你還蒙在鼓裡哪！我就在這盼著樊梨花討敵呢，甯問，程千宗把我要說的話都告訴樊梨花了，我就等著聽這喜信兒了。她心裡這麼想，臉上還假裝生氣：「爹爹，兵來將擋水來土屯，這算個什麼，你別叫那個樊梨花把你嚇住了，不是女兒說句大話，兩軍陣前不費吹灰之力我就能把她贏了。」，「樊梨花能破楊凡的飛刀，能不能破了你的晃魂鈴呢？」，「爹爹放心吧，我想她是破不了的。」黃奎仍是心神不定，給她五千軍兵，讓女兒出城迎敵。黃金玲披掛整齊，炮響三聲殺出駱駝嶺。

黃金玲帶隊在兩軍陣前排好了，她雙腳點燈馬往前催，閃目定睛瞧看，唐營的聲勢與往日大不相同：旗幡招展，繡帶飄揚，軍兵一個個盔明甲亮，隊伍整齊，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往正中央觀瞧，兩軍陣前有一員女將。黃金玲還是頭一回見著樊梨花，哎呀！可真是如花似玉呀。看年紀比自己也大不一兩歲。黃金玲一想，早晚這還是我婆母娘呢。她稍微愣了一會兒，為了掩人耳目，故做大怒：「呸，對面來者可是樊梨花？」樊梨花手持三尖兩刃刀立馬陣前，通過程千宗的介紹她知道這位就是黃金玲。樊梨花還得仔細看看，看罷之後心滿意足：我兒薛應龍要找這麼個媳婦，我也稱心如意，果然是巾幗的英雄，女中的魁首，有點兒精神勁兒。想到這假意動怒：「不錯，正是本帥。你是何人？」，「黃金玲。樊梨花，聽說現在把你出息得不得了，簡直沒人是你的對手，我就不服你，在這裡等你已不是一天了。來來來，你趕緊催馬與我大戰三百合！」催馬掄刀直奔樊梨花。梨花一想，她人樣不錯，再看看她武功如何，要是功夫好我就更滿意了。梨花元帥晃動三尖兩刃刀掛定風聲，一招緊似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，黃金玲也看出來了，是不是婆母娘有意看看自己的武藝如何？對，有鋼使到刃上，這陣我得顯示顯示，她也抖擻精神，把繡絨刀舞動得跟花山相似，把壓箱底的能耐全都抖擻出來了。二人大戰四十餘合未分輸贏，樊梨花暗挑大拇指：真是我的好兒媳婦，有能耐，在女子當中也可以說是上一等的，可是不能老打呀！黃金玲也想，我有話得和她說呀！她偷眼往回看了看，她爹沒給她觀陣，離著軍兵又遠，她一想我得利用這個機會把這一肚子話說說：「大帥，我有話要對你講，隨我來。」，「我知道了，也正要問你。」兩個人答上話，黃金玲虛晃一刀，撥馬奔東北方向而去，樊梨花假裝不捨在後追趕，二人離開軍陣進入山環，左拐右拐到了一片樹林，黃金玲左右看看無人，勒馬停住。時間不大，樊梨花就到了。黃金玲趕緊一抬腿把繡絨刀掛上，滾鞍下馬，跪倒在樊梨花馬前：「大帥在上，偏邦女將黃金玲給大帥磕頭。」梨花也從馬上跳下來了，用手相攙：「姑娘免禮平身。」，黃金玲臉一紅，低頭不語。樊梨花知她磨不開，主動先說：「金玲姑娘，你跟程千宗說的話，程將軍都跟我說了。你是願意把終身許配給應龍嗎？」，「是這麼回事。既然都說了，那我就告訴您吧。」黃金玲又把自己的心願如實地講了一遍。樊梨花大喜：「姑娘，既然是真的，我現在就做主，薛應龍是我兒，他得聽我的，你就磕頭吧！」黃金玲滿心歡喜，二次跪倒給婆母磕頭，樊梨花伸手相攙，問黃金玲：「下一步你打算怎麼辦？」，「我早想好了，這不是假打假戰嗎，然後各自收兵，我回到城中，天黑以後我把他們幾個人從水牢中提出來，全都釋放，馬匹盔甲兵刃都給他們。另外我還得勸說勸說我爹，我們爺倆現在還沒通氣。要給他說，一開始我爹肯定不同意，可架不住我勸，他就我這麼一個女兒，我說話他是言聽計從的，把我爹勸好，我們爺倆就舉義投降，您記住四更天在城頭上升起三堆大火，挑起白旗，就是大功告成，您馬上領兵帶隊進駱駝嶺。」，「咱們就一言為定了。」黃金玲又說：「我看應龍將軍那個人挺好，不過脾氣也夠倔的，我回去跟他說他能不能相信？我們兩個人要發生誤會就麻煩了。」樊梨花暗自贊成黃金玲

果然精細。樊梨花一伸手拿出一支雕翎箭，箭上鑿著自己的名字：「姑娘，我把這箭給你，見著應龍以箭為證，他不能不相信。」，「謝謝婆婆娘。」

樊梨花為什麼要取出一支雕翎箭交給黃金玲，作為金玲姑娘和薛應龍定親的信物呢？因為古人有那麼個忌諱，大將軍寧失千軍不丟寸鐵，這寸鐵就是指的雕翎箭的箭頭，拿這東西起誓最有份量。黃金玲高高興興把箭頭接過去插到自己的箭壺裡。二人不敢多耽誤，黃金玲先走，樊梨花假意追趕，在兩軍陣前又打了一陣，黃金玲戰敗，引兵退回關裡。樊梨花也收兵撤隊。回營後她把陣前之事向皇上、太子、魯國公講說一遍，眾人大喜，單等到四更天進城接收。樊梨花馬上升帳分兵派將，共分八路大軍，準備燈球火把應用之物，靜候城上動靜。

黃金玲撤隊回到帥府，下馬之後進屋見了爹爹。黃奎一見就站起來了：「丫頭，聽說今天戰爭不順利？」，「爹呀，別提了，這樊梨花果然本領出眾，女兒早時不服氣，一伸手還真打不過她。」，「你使那寶貝沒有？」，「使了，也不知道怎麼弄的，今兒個這晃魂鈴也不好使了，乾晃蕩那樊梨花也掉不下馬去。」，「這可了不得，你千萬要好好看看是出了什麼毛病了。所幸你還安全回來了，別打了，關門緊閉，奏明狼主，快請援兵吧。」，「那好。」黃金玲想，不等援兵來，這關就成唐營的了，這話現在還不能跟爹說。她離大廳回到繡樓休息，來到樓上又興奮又擔心，興奮的是，自己的想法實現了，擔心的是在最後關頭能不能發生意外？她站著不是坐著也不是，背著手在樓上來回直溜，就盼著天黑呢，這一天真是難熬。好不容易盼到掌燈了，她把貼身丫鬟春枝叫到眼前，讓她到前邊看看有什麼動靜沒有，老元帥在幹什麼。春枝去的時間不大回來報告：「元帥在燈下觀書，帥府一切安靜，沒有意外。」，「好了。春枝啊，你再給我辦點事，拿著鑰匙趕水牢，把抓住的那幾個唐將全都帶到這兒來。」春枝點頭答應。來到水牢，把門兒的問：「誰叫提人？」，「我們姑娘，要從他們嘴中瞭解一些唐營的事情，今天晚上夜審。」當兵的一聽，誰敢阻攔，名義上黃老將軍是帥，實際上全指著姑娘哩，春枝又拿著鑰匙。哨兵呼啦往兩旁一閃，春枝把鐵門打開，命令軍兵到水牢裡把這五個人提出來。羅章等人被提上來以後，控了控靴子裡的水，擰了擰下邊的衣服，重新上綁，被帶上繡樓。春枝先到樓上送信兒：「姑娘，都帶來了。」，「好，你告訴女兵女將四外戒備，沒有我的話，任何人不准到樓裡來。另外，外屋準備二十名劊刀手以備意外。」，「是。」春枝走了。黃金玲把那小寶貝晃魂鈴在手裡攥著，這就是黃金玲精細的地方，一旦說岔了，手中沒有應手的傢伙還行嗎？這會兒話沒說透，你知道還出什麼事？黃金玲做好了一切準備，吩咐帶人，時間不大這五個人都帶上來了，一拉溜靠著牆站好。這些人一個個面呈不憤之色，腰板兒拔著，脖子梗著，眼珠瞪著，全都瞅著黃金玲，不知今天晚上要幹什麼。大伙兒再往屋裡一看也納悶兒了，這裡一沒刑具，二沒打手，看黃金玲這樣不像要殺他們，奇怪的是自從程千宗被提出水牢就沒再回去，程千宗上哪兒了？被她殺了？大伙疑惑不解，因此這五個人誰也不說話。黃金玲停了停，擺手讓丫鬟們退到外屋，把門帶上。「五位將軍，你們受驚了，現在我就給你們解開綁繩，不過咱可把醜話說到前邊，咱是說話可不是動武，你們哪一個想趁機動手，可休怪姑娘我翻臉無情。你們看我手拿著什麼呢？」黃金玲說完了，親自給五個人解開綁繩，椅子排開，讓他們坐下。他們一看，嘖，桌上茶水、點心，吃的喝的都有。坐下之後，黃金玲這才把真實情況給五個人說了一遍，五個人聽罷如夢初醒！哦，這麼大的變化呀！真沒想到。別人都樂，薛應龍有點疑惑，粗脖子紅臉地就問：「姑娘，你說這個當真？」，「這還假得了嗎？」，「你見著我娘了？」，「正是，我們娘兒倆還談了半天呢。」，「我娘答應這門親事？」，「那是自然。怕兒不相信，還拿了一件東西以作證明。」，「拿出我看。」黃金玲一轉身把樊梨花的雕翎箭拿出來了，雙手往前一遞，薛應龍接過來一看，箭上造著字呢，這錯不了啦。竇一虎趕緊過來打圓場：「應龍啊，這還錯得了嗎？我這人會相面，見其外知其內，見其面知其心，聽姑娘這麼一說呀，一點都不帶錯的，應龍啊，你就答應了吧，別惹你娘生氣，咱們想辦法迎接大軍進城。」應龍也沒詞兒了。五個人都問黃金玲：「既然這事定下來了，咱什麼時候下手？」，「諸位將軍別著急，這不有吃喝嗎？你們飽餐戰飯靜候消息，四更天迎接大軍進城。大軍沒進城以前，還有個事要辦，我得跟我爹把這個事挑開。但是我覺著我爹一開始不會同意，也許我們爺兒倆要鬧翻，你們必須如此如此，幫我個忙。」秦漢一聽：「姑娘兒想得大對，就得軟硬兼施，剛柔並用，對你爹也得如此，要不給他點厲害，到時候他也不會乖乖地獻城。」六個人在樓上商議，把可能發生的事情都作了預料和安排。隨後五員大將飽餐戰飯，竇一虎問：「我們的馬匹、兵刃、盔甲怎麼辦？」，「都給你們準備好了。春枝！」，「有！」春枝進樓。「準備好了嗎？」，「都準備好了，馬匹兵刃就在樓下，盔甲包在外屋。」，「各位將軍聽見沒有？準備吧！」幾個人撲到外屋，頂盔貫甲，罩袍束帶，係甲纜裙，週身上下緊瀾利落，秦漢、竇一虎沒有盔甲，是短衣襟小打扮，兵刃都拿在掌中。收拾完了，到了定更天左右，黃金玲掛寶劍披斗篷趕奔前大廳。這幾個人暗中跟隨，埋伏在房前左右，哨兵見是姑娘帶來的人，誰也不敢多問。黃金玲命令哨兵：「你們都離得遠遠的，誰也不許靠近，我跟大帥有密事商議，聽著沒有？」，「喳！」把巡邏的哨兵全支開了。

黃金玲定了定神，推門進屋：「爹，您還沒睡？」，「噢？你來了？丫頭，這麼晚了你服裝整齊，要幹什麼，難道說還要查城？」，「不，我怪悶得慌，來跟爹談談。」，「好哇，坐下吧。」屋裡就他們爺兒倆。老頭兒發現女兒的舉止不尋常，神色也和平時兩樣：「丫頭，究竟怎麼了？我看你的樣子是不是有病？」，「爹，我是有病。」，「什麼病，快找大夫治。」，「唉，我這病不是別的，是心病。」，「心病？你想什麼呢？」，「爹呀，乾脆我就跟您公開說了吧。您把我拉扯成人，父母的恩德我永遠也忘不了，不過爹您就有一個毛病，光忙於開兵見仗，對女兒的終身大事您不聞不問。」老頭兒一聽，險些沒氣樂了，姑娘怪不得睡不著，戰爭這麼緊張倒想起婚姻大事來了。「金玲啊，有這種事我也不能跟你說，實不相瞞，保媒的人推不開呀。我得看看合適不合適，不合適的我都給擋回去了。我能不給你找個稱心的丈夫嗎？我再告訴你，兩天前國都派人來了，給我送來封信，六國聯軍大帥蘇寶童從中為媒，把你的終身許配給哈密國的國王達拉汗，你樂意不？你要樂意，往後你就是王妃，我就是皇親。」，「別說了。爹，我就為這個事來的。那達拉汗是個什麼東西，年過六十，妃子成群，長象醜陋，又無故興兵，陷百姓於水火，我怎能給他做妃子？此事斷然不可。」，「丫頭你的話可是過頭了啊。再說他是國王，大帥蘇寶童是媒人，這兩個人我們能得罪得起嗎？我心中也不樂意，但是沒有辦法呀！過一天半天他們就會來的，咱咋回復呢？」，「爹爹，你甭說這事了，你看眼下這個戰爭我們誰能打贏呢？」，「丫頭，你今天晚上怎麼了，咋淨說這些瘋話呀？」，「爹爹，您也是明白人，應該看清當前的局勢。唐軍數十萬精兵雲集關外，我們小小駱駝嶺彈丸之地，能擋得住人家嗎？唐天子雄才大略，樊大帥智勇雙全，唐將能征慣戰，我們人單力薄，決非唐軍敵手。倘若駱駝嶺一失，哈密國再無險可守，六國聯軍就算一敗塗地，我們就得隨著家亡。為此事女兒思之再三，今日在兩軍陣與樊大帥見面，我已向她傾訴了苦衷，大帥歡迎您棄暗投明，回歸中原。您再回到離別數十年的故土，為我那屈死的爺爺墳頭添上新土，您難道不高興嗎？」，「丫頭，難道你真的瘋了不成？哈密國對我們天高地厚之恩，你怎能說出這種叛逆之語？」，「爹您別急，我再告訴您吧，我的終身大事已經定了。」，「啊？定於何人？」，「就是樊大帥之子薛應龍。今天在兩軍陣前，樊梨花已經應允，並以雕翎箭作為我們定親的信物。我與大帥已經約定，今夜四更獻關投降。我勸爹爹聽女兒所言，高高興興歸順唐營，打開城門，把唐軍接進城中，您也立了一功。若爹爹執迷不悟，恐怕後果不堪設想。」黃金玲這一番話，幾乎把黃奎氣昏：「丫頭，你背著我乾了這麼些事？你眼裡還有你爹沒有？我今天非跟你拼命不可！」老頭兒說著拽出了寶劍，正這時外面噹噹腳步聲響，羅章、秦英、秦漢、竇一虎、薛應龍闖進廳中，把窗戶和門全堵上了。黃奎一看：「呀嗎？誰給他們放了？」黃金玲一笑：「爹爹，女兒歸唐決心已定，我已把各位將軍都放了，這裡都是唐營的人了，你現在就得做個決定。」老頭兒擺寶劍還要刺，竇一虎過去就把寶劍奪過來，指著薛應龍對黃奎說：「老頭兒，你借著燈光好好瞅瞅，你這姑爺哪兒不好哇？還有那麼大能耐，要不是遇上兩軍打仗，我不怕黃小姐不樂意，人家能要你們姑娘嗎？這樣好事找上門來，你還裝什麼相，你要聽話還則罷了，不聽話我叫你在棍下做鬼。」羅章恐怕把事鬧翻了，趕緊過來說：「別、別。應龍啊，快過來給你老岳父磕頭。」薛應龍還不樂意，但是沒辦法，只好過來擦衣服跪倒：「老泰山在上，小婿有禮了。」黃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心說這算完了，木已成舟，生米做成熟飯了，看這個形勢不這麼乾也不行了。「應龍免禮吧，好啦，我願意獻關歸唐。」大伙兒一聽都樂了，黃金玲更高興，過來晃著老頭

兒：「您真是我的好爹。」，「你真是我的好丫頭啊。不過丫頭，這麼大的關城也不是兒我爺倆說了就算，應當把偏副將找來給他們透透氣。」，「那可不行，那非得砸了不行。你把大印、令旗都準備好，到四更天城門打開，唐軍進城，到那時候您再說也不晚。」黃奎一想也對。

黃金玲父女剛剛商量好，報事的到了外屋：「元帥，元帥睡了沒有？」，「什麼事？」，「國都來人了，讓您趕快接駕。國王千歲，王后千歲，大帥蘇寶童，護國軍師等一行十三人，已經到了駱駝嶺。」

老頭子一聽，腦袋當時就漲起來了，顏色更變，汗珠子也出來了，怎麼不早不晚偏在這時候來了？眾人一聽怎麼辦？黃金玲有主意：「爹呀，來得太好了，正好把他們一勾燴，您怕什麼，有女兒在此，乾脆把他們全抓住，獻給樊梨花，交給唐天子，您還立了大功一件呢。」，「事已至此，也只好破釜沉舟了。請！」黃奎發出「請」令，屋內眾人已作好了充分準備，手拿利器埋伏在兩旁，老頭兒也把心腹人找來作了安排，讓他們身披重甲手拿利刃也埋伏在兩廂，看老頭兒的眼色行事。

三更天左右，城內九聲炮響，哈密國的國王駕到駱駝城，黃奎親自出去迎接。到城外一看，唆，來得真齊呀，有哈密國的國王，還有王后蘇金蓮，六國大帥蘇寶童、護國的軍師、法師、禪師等一大幫。黃奎把眾人接進帥廳，二次跪見。「免了。黃老將軍，守城不易呀。」，「狼主，這是臣應盡的職責。」，「我聽說你們仗打得不錯，抓了不少俘虜，都是些有名的上將。」，「是有這麼回事。」，「哈哈，應當提拔你的官職啊。你知道我幹什麼來了嗎？」，「臣不知。」，「寶童啊，你給他說說。」蘇寶童過來拍拍黃奎的肩膀：「我給你寫那封信你看見沒有？要介紹兒女兒許配給國王，你意下如何？國王這次就是相親來的，老頭兒你可走運了。」黃金玲就在屏風後頭，不聽則可，一聽此言氣炸心肺，按繃簧，掣出三尺寶劍，飛身跳出來，高聲喝道：「你等聽了，我父女已經投了大唐。識時務者還不趕快歸降，不然的話，你們一個也走不了！」

達拉汗大吃一驚，忙問道：「姑娘，難道你瘋了不成？」蘇寶童也掣劍在手，厲聲問黃奎：「老將軍，這是怎麼回事？你女兒說的是真是假？」

到了此時，黃奎也就豁出去了，冷笑道：「蘇大帥，王駕千歲，各位同僚，實在是對不起得很，我父女確實投了大唐，今奉樊梨花之命，要捉拿你等。」，「哇呀呀呀。」蘇寶童聞聽暴跳如雷，衝門外喊道，「來人吶，快把黃奎父女給我拿下！」就聽有人答道：「姓蘇的，別拿黃家父女了，乾脆就拿你得了。」蘇寶童一愣，就知道事情不妙了。原來搭話的正是小將軍薛應龍。只見他把手一揮，伏兵四起，把國王的衛隊全都繳了械，「呼啦啦」把大廳圍了個風雨不透。

哈密國王達拉汗早嚇得目瞪口呆，幾位隨行大臣，嚇得尿了褲子，惟有蘇寶童不甘束手被擒。這傢伙大吼一聲，擺寶劍往外就闖，被薛應龍迎頭截住，兩個人交手不過三個照面，薛應龍一劍向蘇寶童面門刺來，蘇寶童急架相接，不提防薛應龍又是一個是掃堂腿，只聽撲通一聲，蘇寶童摔倒在地。這時程千宗從外邊躡進來了，手指著蘇寶童罵道：「壞事就壞到你身上了。活該有這種報應。小爺就打發了你吧！」手起劍落，「咔嚓」一聲，把蘇寶童的人頭砍下。薛應龍急得一拍大腿，心說：怎麼殺了，留著交給大帥發落有多好。但事已至此，怪他也沒用了。羅章大聲喝道：「降者免死。」達拉汗乖乖地舉起雙手。當王的如此，當兵的自然就得跟著了。因此，順順當當把這些人全都抓了俘虜，薛應龍立刻派人向樊元帥稟報。

天將破曉，黃奎父女率領闔城文武，把李世民、李治、樊梨花、程咬金等接進城內，羅章等上前交令。

李世民滿面春風，當面表彰了黃奎和金玲。眾人一齊來到帥府落座。羅章代表眾人，把活捉達拉汗的經過說了一遍。皇上尋思了片刻，命人把被俘的人帶進帥廳。達拉汗又羞又怕，低頭不語。皇上喝問道：「你背信棄義，無端犯我疆土，殺我百姓，害我臣民，可謂罪大惡極。今日被俘，還有何說？」達拉汗無言可對。程咬金喝道：「來呀，把他們推出去，都用油給我炸了！」，「是！」刀斧手往上一闖，就要動手。「慢！」李世民一擺手，把眾人叱退，與老程耳語了多時，老程不住地點頭稱善。皇上欠身離座，親自給達拉汗解開綁繩，又命人給眾人鬆綁。

達拉汗吃驚地望著李世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皇上笑道：「大唐與哈密，兄弟之邦也，何必連年征戰？孤王有意與西涼永結盟好，放你們回去，你以為如何？」達拉汗先是一愣，接著跪倒在地，放聲大哭道：「都怪我鬼迷心竅，輕信好人的挑唆，對天朝犯下不赦之罪，蒙天子不怪，得以重生，世世代代不忘大恩。」

皇上將他攙起，置酒款待。當下兩國簽訂了和約，從今以後，和睦相處，永不動干戈，並訂了通商貿易十六款。消息傳到西涼六國，人們載歌載舞，無不拍手稱快。

唐軍在駱駝城駐紮了兩個月，皇上傳旨命薛應龍、黃金玲大拜花堂，自然又有一番的熱鬧。

春暖花開，奏凱班師。這才叫鞭敲金鐙響，齊唱凱歌還。有功人員，各有封賞，咱就不一一交代了。

正是：龍虎西巡立大功，大唐一統慶昇平。